

序

長洲韓 菴撰

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蓋文未有不
貴乎博者而要必有所尤好者以名其家以孔子之聖
晚而尤好易也漢時經說繁盛各有專師故有深於易
者有深於詩者有深於書禮樂春秋者其於他經豈有
所不闕而必專一經以貫其餘措諸行事而寓諸文辭
終不易其所得力者則精之至也龍眠錢田間先生當
吾世學之博者鮮及焉日少負盛名爲諸生祭酒遭明
季根株黨人以最著名字幾不免跳身遠游崎嶇喪亂

之餘卷懷屏王之世與時消息全生遠害其用至妙弗
易闕也余晚而獲素菴益先生之學於易精矣汎濫出
入於京邵以來諸家秀及於象緯曆律奇門太乙之書
後乃歸諸程朱子著易學一編開闡發明得經本趣應
聲乎其能尊聞行知者於是知先生遯之肥也節之弗
苦也由其平日之講習切究而然也既先生出其所著
古文視余屬之作序抑余何敢序先生然幸甚得受而
讀之廣大渾涵靡體不具而馳騁歸宿亦得之易爲多
要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非碎義巧說警盪漫羨者比
於是又知先生之於易不獨以之持身以之立教卽其

小文單辭罔弗有旁通發揮之趣也抑又嘗論之古文
之廢久矣惟剽竊擬似之是患朱子嘗歎退之荅李翊
子厚荅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而但求文字言語
聲響之上爲可惜夫古人言語聲響必已出抑猶末也
况襲古人之言語聲響以求工不尤末乎先生之文明
理而止爾辭達而止爾意雅不欲附一家絕去塗飾單
行孤詣余得仍舉易之一言以蔽之曰貴无色也无色
故无所不受其先生之文乎先生又著有詩學余尚未
卒讀嘗讀先生之詩冲澹淡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
陶矣余又將以无色者蔽先生之詩也

田間文集序

蜀唐甄撰

出於險終於窮不喪所守而能成其學吾罕見其人飲
光先生有焉在昔南京嗣位闖孽緣作猛獸出檻將肆
噬人先生亡匿吳中旦夕不保清側之兵突興鉤黨之
捕乃緩已而南京潰避之福州又之桂林周旋五載天
之所廢不可復支於是髡緇間行歸老江村其志良苦
矣嗟乎以先生之才顯名數十年交游徧京省公卿折
節士林景從孰不樂爲之先後者惟時徵召之命徧於
巖穴而先生晦迹遠引能令當世薦賢者齒不之及可

謂善藏其用者矣先生通六藝尤長於易與詩進退百家尤好屈莊之書自甲申以來遭大變蒙大難竄瘴鄉能善其用不瑕不害以至於老蓋以易制行貞而不至於固以詩用情和而不至於流又能以濠上之懷濟澤畔之志與之處者無貴賤方圓莫不敬而愛之以是善全其身而免於難其得於學者然也先生註二經二子成負書至吳郡并手次其文田田間文集凡三十卷詩別編焉諸公助之雕版畢成余讀其文而論之曰文不可以偽爲也不學而強爲之者偽也優偶衣冠雖似非真駢拇枝指雖真不正言不已出而塗飾之者譬則優

偶也言出於己而雜亂無章者譬則駢枝也若是者皆不學之過也我之所謂學者法乎自然色象天成非如雕刻丹青模而可就今世之所謂學者誤矣多誦廣記博證肆辨附綴多端自謂雄文蓋世而不知其犯吾二譬也先生遭變革行患難立身之善處世之宜自少至老所歷多矣易言精潔詩言典雅屈言愷惻莊言高蕩所陶習者淺矣其爲人如彼其所學如此皆本性達情無所庸其支飾故其爲文如泉之流清瑩可鑑甘潔可飲繁紆不滯以達於江海使讀之者目明而心開吾甚樂觀而亟有取焉蓋有是人乃有是學有是學乃有是

文豈可以強作乎

...

...

...

...

...

...

...

...

...

...

田間文集目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第一卷

論

第二卷

論

第三卷

論

第四卷

書

第五卷

書

第六卷

書

第七卷

議

第八卷

說

第九卷

記

第十卷

記

第十一卷

碑記

第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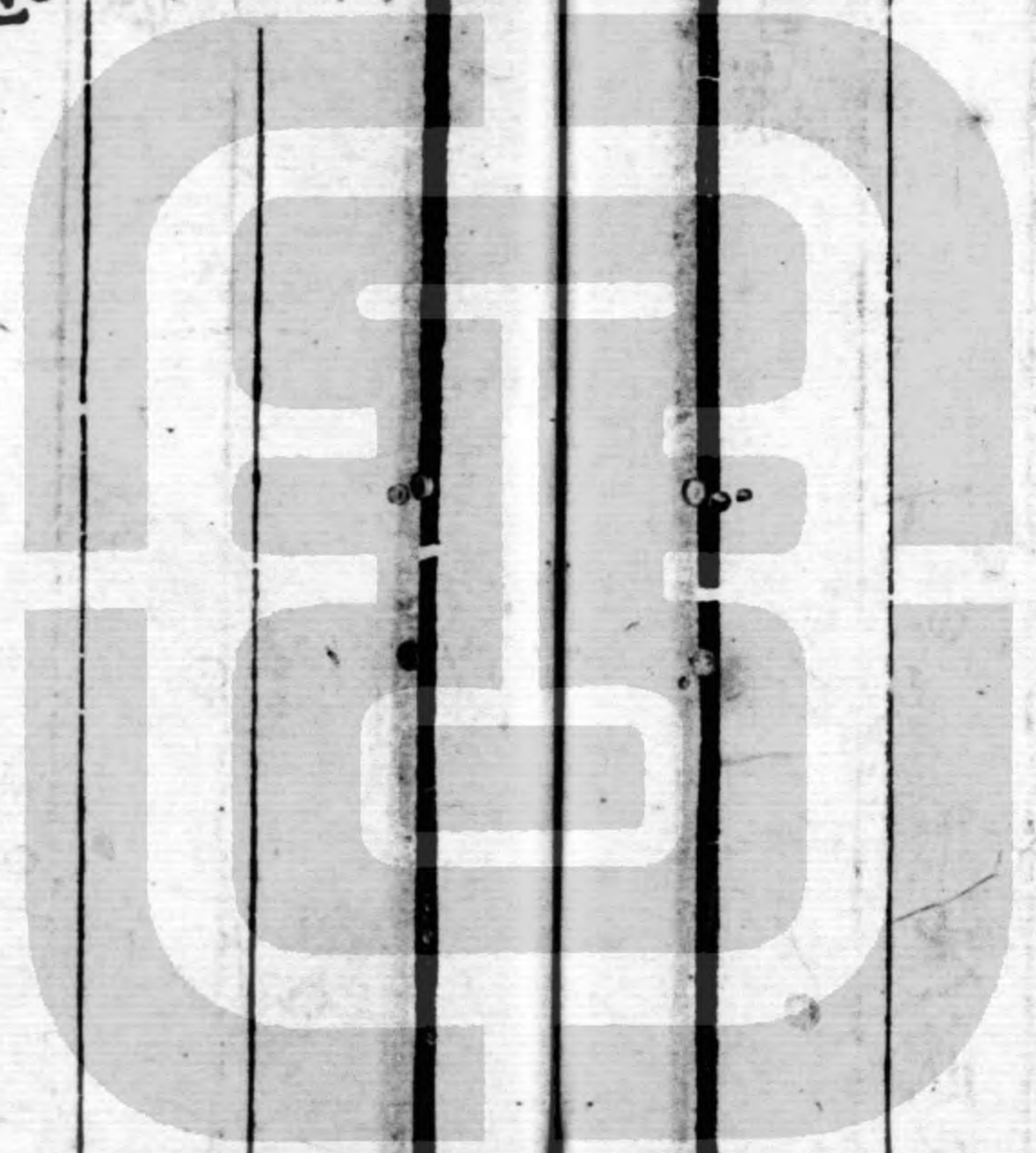
序

第十三卷

序

第十四卷

序



第十五卷

序

第十六卷

引

第十七卷

贈序

第十八卷

壽序

第十九卷

壽序

第二十卷

題跋 書後

第二十一卷

傳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墓誌銘 墓碑誌 塋銘

第二十四卷

墓表

第二十五卷

祭文 哀辭

第二十六卷

雜文

第二十七卷

雜文

第二十八卷

雜文

第二十九卷

行略

第三十卷

行略

田間文集目錄

田間文集卷第一

論

伯夷論

太史公爲伯夷列傳於首陽餓死一事反復致慨若淡
悲其遇者而以孔子求仁無怨之語爲疑遷殆以夷齊
淡於怨者也夫遷亦知仁爲何物乎不知仁安知夷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夫夷齊以讓國而逃以恥食周粟而死孔子之
仁夷齊正以其逃而至於死也而遷卽以一死疑其怨
夫遷以夷齊之怨爲殷耶周耶夷齊本世受國恩旣已

避紂而歸西伯其不足於殷紂久矣至於首陽之死則知有殷而不知有周知有君而不知爲紂使知爲紂而死之則猶有不得已而死之心謂之怨可也孔子曰不念舊惡蓋已忘乎紂之爲紂矣嗚呼方夷齊之逃也誰爲迫之其餓而死也又誰爲驅之而若有不得不逃不得不死者其中必有迫之切而驅之至者此卽仁之爲也今夫怨之生也由有求而不得遂則怨夷齊之死夷齊自求之也豈惟求死於首陽之日當扣馬而諫之時其所以求之極矣方左右欲兵之而太公以爲義士扶而去之甚矣太公之知夷齊不如左右也迨至求左右

之兵而不得始轉求於首陽之餓則事亦愈難而節亦愈苦矣西山之詩猶之扣馬之語凡以自明其不得不死之心且以存天下萬世不得不死之心也而遷以爲怨謬矣遷以夷齊之餓死爲天道之無憑而因以顏回之屢空夭死盜跖之肝人壽終皆致疑於天之報施善人爲不足信如遷所見則將以孔光之生賢於龔勝之死華歆之達賢於管寧之窮宋留李之覲顏賢於文謝之殉節矣此數君子者其幽囚死辱皆百計以求久而後得之也亦可以爲有怨而歸過於天耶遷重身名而不知節義故史記極稱季布而不爲鄭君立傳季布爲

楚將數窘高帝帝購之急布俠士何難一死以報楚至
髡鉗爲奴卒用朱家謀因滕公謝上受漢官顯名於漢
是不可以己乎鄭君亦嘗一爲籍將籍死高帝令諸故
項氏臣悉名籍惟鄭君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
而逐鄭君如遷所論則季布之顯名賢於鄭君之放逐
矣遷求夷齊之死而不得其故乃引賈生之言曰貪夫
殉財烈士殉名則似以夷齊之死爲求名者而曰伯夷
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遷所知者名而已彼烏知有仁
而可與論夷齊之士哉

管仲論一

管仲王佐才也而其時不得不出於霸孔子於春秋二
百四十年間獨心折仲其贊仲功至矣而忽有器小之
論議者遂謂聖人以霸佐小之夫聖人而欲仲輔其君
以成王業也將誰輔乎若輔齊桓以王是遂無周矣若
輔周周是時其勢尚不能比於列國而欲因之興禮樂
教化以息諸侯之侵并戢其強梁之志而上奉一王之
尊仲能之乎亡論仲卽孔子能之乎仲知山東之國齊
爲大列國之君桓公爲賢桓公可霸也欲匡周室計惟
有霸齊霸齊而後周之統以尊周統尊而後周之王業
或可以漸興乎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仲可謂知時達

變乃心王室者矣當桓公未稱霸之先天王至於求車
求金貧弱已極繻葛之戰鄭伯射王中肩此周何等時
也自仲贊桓公以禮尊王毋敢隕越而天下君臣之義
以明迨至晉文公有大勳於周一請隧而襄王能引先
王之典禮以拒之君臣之分凜然終五霸之世天下共
戴周爲共主誰之功耶吾故曰使仲在周初畢散之列
也於宣王中興亦方召之亞也使畢散方召當仲之世
其功亦不過與仲等也而曰仲非王佐之才豈信論乎
夫仲之事豈惟孔子所不譏使孔子得志亦將爲仲之
所爲能霸而不能王也何以知之觀聖人周游列國皇

皇求仕而未嘗求仕於周知天下之勢在列國而不在
周也其意亦欲得列國之政行管子之事以中興周室
故不覺發歎於佛肸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蓋未嘗一日忘周也史記稱孔子相魯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爲政魯必霸此見當時諸侯之從服固在霸
矣然使孔子遭管仲之時得管仲之君其所就必有大
過於仲者以桓公之威令諸侯之秉承聖人因時乘勢
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爲之霸主者一切奉行天子
之賞罰如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庶乎文武方策之政不
難再舉決不以周之不足有爲但一尊之而已也仲蓋

以周本不足有爲陵夷如此而吾能尊之吾事止矣子
曰管仲之器小哉蓋淡惜其止也至於孟子之世周益
微諸侯益大宗周之事又不可行矣齊威王一朝周周
人責以禮遂勃然怒叱之曰汝母婢也以爲天下笑當
斯時而欲如桓公率諸侯以朝天子亦猶當管仲之時
而欲輔周室以興王業其不可一也是故霸之事不可
行於戰國也戰國之圖霸者徒思廣土地以殺人民耳
孟子以救民爲心必先黜霸黜霸則不得不首黜管仲
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至於稱五霸桓公
爲盛葵丘之會載書歷然則管子之功亦正不可誣矣

說者謂孟子不知有周歷說齊梁以王然觀孟子之陳
王政皆以文王爲師曾不以改命之事望諸齊梁則猶
未忍絕周也使在孔子之世日擊周事必以孔子之心
爲心豈真以管仲爲不足道哉

管仲論二

自管仲相桓公合諸侯尊周室訖春秋之極霸主迭興
諸侯朝王王亦能引先王故事以責諸侯之禮當是時
天下始知有周羣奉爲共主皆自桓公倡之管仲之功
也而子貢輩區區以不死子糾之節責之何其固哉聖
人亟稱其功而略其節以死節事關一身而不死所係

者在天下也他日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蓋以聖人視之而仲器爲小蓋淺惜之也夫仲之功雖大而其治純任智術其得諸侯也一以術籠之而未嘗以道也是故其心甚勞事甚繁經營十數年而後能得志於天下若聖人相魯三月而魯大治略不見其施爲之迹至於男女異路道不拾遺而三家拱手以聽其所爲此其潛移默化之妙神明不測非大聖以下之所可窺豈仲之所及哉吾觀周之盛時太史采風諸侯述職皆陳詩於王以觀其政之得失而行賞罰焉自王迹熄而采風廢而春秋時列國聲詩猶籍於王府而傳諸四國士大夫皆能

賦之豈非自仲尊王以後其脩侯職而陳詩之典猶不廢乎而不能使賞罰之權操之天子是有其尊之之名而無其尊之之實也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賞罰其大端也設使聖人相魯有仲之得君之專任事之久諸侯懷德畏威因而佐魯君以諸侯朝王禮樂征伐之出自天子也必矣於何知之於相魯知之魯之有三家不亞於王室之有諸侯其不聽命也久矣一旦欲強公室弱三家而墮二都三家皆聽墮焉其不墮者天也以服三家者服諸侯何難舉先王巡狩述職之典使天子得行其賞罰乎而仲不能亦仲之器不足以

辨此謂之器小惟聖人爲能小之也仲之器祇能借尊周以霸齊而聖人則實能用魯以興周也議者謂桓公多內寵仲不能諫有豎刁諸倖仲不能除身死之後公歿齊國大亂以爲仲過嗚呼此仲之任智術之過也仲之志在得齊以有爲則必得君之專而後能爲其所欲爲故一切聽之而謂皆不足以害霸亦欲及其身以成其志耳至於身後之成敗古豪傑之士固不計也武侯死黃皓用而後主降魏王猛死慕容垂聽而苻堅亡國豈足以是病亮與猛哉嗟乎武侯之興漢管仲之興周皆爲之於無可爲之日雖用不同而其志則一也

申包胥論

春秋時齊桓公存三亡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天下稱義焉衛人木桃之詩所以誦也至於吳之入楚楚且亡矣秦哀公以兵車五百乘救之破吳復楚楚後益昌與存亡者何異而楚未聞有以報秦秦亦不聞責報於楚後世未嘗以哀公與桓公竝稱何也余嘗攷而論之桓公之遷邢封衛桓公之義也彼蓋以義舉而服諸侯也秦之救楚非秦義也秦固感於包胥之義而起者也楚昭王母秦女也王于哀公甥也昭王奔隨吳師從之命在旦夕乃使胥乞師於秦其亦恃秦楚有舅甥之誼乎

迨包胥致命秦伯使人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楚請何急秦應何緩秦之不念其所出也可知矣包胥知秦伯之無意於楚也楚之勢必亡也立依於庭牆而哭之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當是時胥志在必死而已七日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然則秦師之出非爲楚也爲胥也吳師新勝其氣方銳秦子蒲子虎一戰而挫之豈秦帥勇哉胥義以鼓之勇也五百乘兵之用命胥義以激之用命也皆爲胥也秦庭一哭而使秦之君臣將士毅然與之同仇不自知其憤而憤義之感人如此哉豈惟秦師卽楚之敗軍

之將如子西子期者收合餘燼以致死於吳而士卒之氣亦以再振皆胥有以振之也是故楚之復直胥一人復之而已雖然秦之義何可蔑也夫以義感人與爲義所感而興於義者其義一也且包胥之初請於秦也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卽昭王之命胥應如是矣當其時楚國已亡其地皆吳土也吳師旣去秦據楚而有之以號召於南國曰吾取之於吳非取之於楚也豈曰無辭而況包胥之前言猶在耳乎而秦不爲也楚王復國秦師遂歸割地輸幣之說曾不與講然則非獨包胥義也

秦亦義焉後世若南霽雲之乞師於賀蘭進明其義豈減包胥哉而卒不能激之以救睢陽至於劉璋迎劉備以擊張魯未與魯戰而先滅成都古今之不義未有甚於備者若秦之不利人國不望人報以義興師何必遜於齊桓哉嗚呼世之請兵報仇而能復其國者蓋亦鮮矣後代惟唐肅宗借兵於回紇克復兩都用以中興由今論之回紇亦可謂義矣

藺相如論

藺相如勇士也其氣可奪三軍之衆而凌萬乘之主以死殉節不辱君命者也若謂有功於國家吾不信矣王

奔州氏謂相如完璧事甚危足以禍趙而極稱其澠池之勁謬矣夫趙以璧予秦秦弗予趙城曲在秦相如完璧歸趙卽相如危趙弗危也使秦更遣使責璧於趙而趙有詞矣曰趙之璧天下所共寶也秦以十五城易趙璧天下所共聞也趙畏秦之威不敢愛璧敬獻之秦謂秦之必不欺趙也今璧已入秦秦城不出是秦自失其信使臣寧死不辱君命故以璧歸若秦必欲璧則願先得十五城而後奉璧秦王雄主其不以璧故負不直之聲激諸侯之怒而堅其合從之約明矣至於澠池之會何爲者耶秦連歲攻趙其於趙非有兄弟之好而仇讐

也苟可以得志於趙何所不至一旦欲與趙王會於西河之外當是時秦趙不相及非如項羽之力足以破殺沛公不得不至鴻門自解於羽也又非若郭子儀之素有恩信於回紇一旦出其不意免胄造藥葛羅營而與之定盟而返也彼皆於不得已之時而出此急計耳今秦王欲會趙王不欲行趙何難辭諸秦亦無以加於趙而頗相如計曰不行示之以弱且怯也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虎欲齧人而人避之亦可嫌人弱耶夫不肯示弱與怯此頗與相如臣子之所當自盟者也而欲以是效諸君使之輕於一擲乎頗送王至境與王決請

立後以絕秦望是頗與相如亦共知此行之至危矣夫使其君無故而履至危守者以之建功從者以之顯節謀國者固如是耶頗爲此語亦欲以壯相如之氣使不見奪於秦之要劫而相如亦恃頗語以毋所顧惜而氣益壯於是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不肯則欲以頸血爭之夫相如則壯矣彼視其君不猶之腐鼠哉晉平公與齊景公投壺穆子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景公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與齊未嘗敢與晉抗也而晉臣猶曰齊弱晉矣不可不示之以威而況虎狼之秦哉夫秦趙之不敵久矣即使爲敵晉楚之盟趙武且讓

日聞文集 卷一
楚再先於晉春秋不以晉爲弱秦趙之會趙卽不讓秦天下亦豈以趙爲強於秦秦亦豈遂不加兵於趙哉以秦爲可信也相如之從趙王則當如孔子相魯侯夾谷之會以禮折齊之非禮可也固不必用壯矣以秦爲不可信也則澠池之會是亦不可以已乎相如之用壯其志在捐軀耳獨不爲君計哉使秦左右果刃相如豈真一叱之所能止吾不知其置趙王於何所也是故秦昭王之能容相如與齊桓公之容曹沫其度量皆足以霸其難在兩君不在相如與沫也且壯豈可以數用哉方相如於秦庭持璧睨柱頭且與璧俱碎彼知秦王之淡

愛璧也愛璧則不得急相如今秦王豈有愛於趙王哉而復蹈擊柱之故智誤矣上相如之以死爭璧也必使人先歸璧於趙而後請死今趙王猶在坐也而以一死激秦怒是相如重趙王不如其重璧也秦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此猶市井小兒之爭口語必求勝一語爲能耳何所取哉何所取哉

田光侯嬴論

古人以身許人未嘗輕用其死必以死濟其人之事事不濟則死之末有如侯生田光之謀甫定而身先死者

既非以死濟事又非因事不濟而死吾嘗論之蓋有不
得不死者光之死史稱其自殺以激荆軻光亦自謂以
死明不言夫軻已許太子矣惡用激之太子之謀賓客
皆知之不泄光豈不足自信而必以死明之乎或曰太
子遣刺客入秦客未有能往而復返者光舉軻自代是
舉之代其死也故先以一死償軻以明己之非愛其死
於太子耳侯嬴爲信陵君畫計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
趙計定度公子至軍卽自刎以死或曰嬴竊符殺鄙之
謀卽公子行後事且發公子且不忍鄙之死而忍嬴之
死乎故嬴先死以絕公子之顧念或曰晉鄙嚙臂宿將

魏國賴之嬴以朱亥隨公子往擊鄙也公子爲之泣下
蓋傷鄙之死矣嬴曰臣度公子至鄙軍之日北向自刎
以送公子是鄙死之日卽嬴死之期也嬴豈償鄙死哉
蓋以死償公子之泣耳二者之說皆近似之而非也夫
光與嬴皆所謂義士也義士與策士不同策士期於成
人之事義士期於成人之志成人之事者必圖其有利
而無害成人之志者雖害百而利一猶將圖之蓋不如
是不足以成其志也至於志已成而害隨之則爲其計
者固非一死不足以謝之矣若太子丹之刺秦魏公子
之救趙此皆天下之至危而光與嬴爲之計皆一往而

田開文集 卷一
無復後圖者也夫丹以不忍秦王之小忿而欲遣刺客以快其私怨豈爲國家計哉然其志決矣光豈不知軻之入秦適以速禍然所欲成者太子之志而已魏公子不顧其國而欲救趙以取信於趙勝旣不能得諸魏王而欲與賓客赴秦軍與趙俱死此其志不救不已嬴以爲非竊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必不能救趙然使公子以救趙之故而至於竊王之符奪王之軍殺王之宿將以樹怨於強秦則不謂之負魏不可公子却秦存趙之後其不能自歸於魏也明矣嬴固知之而欲成公子之志計無有出於此者夫以光之計遣軻入秦而速燕之

滅王之擄太子之誅以嬴之計竊符奪軍而使公子冒負國之名蹈出亡之禍於兩君之志得矣於其國家何於其父兄何此二人者所爲以計成其志而卽以死謝其父兄國家也光死於荆軻入宮之初嬴死於晉鄙隕命之日蓋以軻一啗鄙一死而兩君之志成矣志以成則所以謝其父兄國家者固不容緩吾故曰兩人有不得不死者也

陳涉論

太史公列陳涉爲世家在漢功臣之前徒以其首發難耳而不立論但云陳涉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

亡秦由涉首事也涉之爲涉盡此數語耳至其計畫署
置無一足取者獨是起事之功皆由吳廣事既成而廣
乃推勝爲主豈勝亦有過人者耶抑如陳嬰母懼爲世
所指名故以讓勝耶夫勝自起斬至陳相去不數百里
遂自立爲王此豈有大志者哉勝蓋鄉里小人也纔得
一城人爭奉之爲主生平鴻鵠之志於此足矣且起兵
以來未嘗見強秦一將卽稱王亦草澤旦夕竊號耳而
乃以宮殿幄帳誇其故人傭耕者其與傭耕者卽宮遮
道之見相去幾何哉雖然勝之王不足異彼其時不王
不足以監諸將三老豪傑之言是矣所可異者旣王之

後曾不出陳郭門一步但遣將四出而已儼然漢唐享
王者之奉此以知其決無成耳古今勦業中興之主皆
身經百戰冒矢石蹈死亡未有不躬履行間而能坐議
廟堂以成功者也高帝不己王漢乎其與項羽決戰瀕
於死者數矣及至羽滅天下已定帝貴爲天子而且擊
臧荼利幾韓王信及陳豨鯨布猶必親自將兵不以委
之諸將卒爲布兵流矢所中病以死彼豈好戰而樂危
哉誠不如是不足以定天下也天下草創之初其帝王
名位皆一時權相推奉凡欲爲其所爲者甚衆乃拱手
而假人以兵保其無異志哉卽無異志而已泰然而享

其成其何以責人之爲我效死也而況於勝其才智遠出諸將下又相奉未久乃欲居中御外出號令行賞罰使一時之豪傑爭爲己用豈不愚哉是故勝所遣出之將不自立爲王卽互相誅滅未聞有始終遵勝令者其勢然也設使勝能聽張耳陳餘計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援六國必德勝推勝爲盟主使六國自戰其地爲秦敵者衆勝雖據陳不出猶可假名號數年以待真主不至於王六月而遂滅也然勝猜忌其不肯立六國後張耳見之早矣周市旣定魏請立魏咎爲王使者五反始遣之國吾不知勝何心也勝豈惟不欲立六國後武臣

王趙輒捕繫其家室葛嬰立襄強爲楚王旣殺之猶不免於誅秦嘉之立景駒必俟勝敗死之後以吳廣爲假王廣守滎陽未有敗卬田臧矯涉令殺之獻其首於涉涉卽時拜臧爲上將則謂勝實令臧殺廣可也以勝妄庸如彼猜忍如此天下豪傑有肯爲勝用者乎而太史公謂其所遣侯王將相竟亡秦以爲涉功夫涉所遣亡秦者非涉能擇而遣之也當是時涉初發難爲天下先天下侯王將相之才爭聚於涉涉所遣者無不足以亡秦若如涉者烏能亡秦哉

范增論

漢高帝言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卒爲吾禽論者以不用增爲羽罪自吾觀之羽何嘗不用增哉其不用者惟於鴻門不聽增殺沛公耳吾不知增之欲殺沛公以何名也沛公之言諸項伯曰吾入關秋毫無所犯籍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而待將軍守關者備他盜耳此非妄詞也項伯謂羽人有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此非不忠於羽也夫沛公何罪於羽何仇旣無夫差句踐之釁又無織毫疑似之罪以致諸侯之討羽初入關而卽勸其誅首功之人其誅無名將何以服諸侯而爲之盟主羽不聽是也懷王爲增所勸立增非羽將而懷

王將也懷王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今欲負約而殺沛公是背懷王者自增始矣羽之佯尊懷王爲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增啓之也且增亦知奪沛公之關中而猶恐諸侯以負約而叛之不知何以欲殺沛公於鴻門而不慮諸侯叛也夫奪關中而以巴蜀漢中王沛公者增陰謀也羽聽之滎陽之圍勸項王急擊勿釋者增策也羽亦聽之凡增之所以圖漢而出之有名者羽未嘗不用也卽增去羽後漢王亦自以計遁出耳羽未嘗棄增策而縱之也而奈何謂羽有增而不能用哉羽之不用增自漢間之也夫增之所以事羽猶待漢間而羽始稍

奪其權則羽亦可謂能容增之至矣增初從項梁起又與羽同爲楚將救趙彼於羽蓋以僚友自待而未嘗有君臣之分也史序項王與沛公飲於鴻門項王東向坐亞父西向坐亞父者范增也噫嘻亢矣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是時良猶韓將也而以臣禮待沛公吾不知增目之何以自安於項氏耶迨沛公旣去而使良獻璧於項王獻玉斗於增增置之地拔劔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增所唉之豎子非羽乎而羽絕不聞有怒也羽聞沐猴而冠之說卽時烹殺之至於增之聲色獨能忍之羽所以尊事增可知衆稱羽仁愛恭敬良不誣

也觀增之所以待羽卽知其所以待羽之左右矣其左右能堪之乎陳平之間何難於行其更持惡草具以待羽使者不過借使者之歸報以信左右之語耳史謂羽疑增與漢有私是大不然夫勸羽圖漢者增也豈有私之而反圖之羽必不以此疑增漢亦必不以此間楚漢之間楚必曰漢所畏者增耳不畏羽也其能操縱乎漢者非羽也增也故分別進具於使者所以顯示其重增而輕羽也增旣以圖漢爲己計漢又間之則欲羽不疑增之市權於漢也得乎故奪增之權而聽其去卒不解滎陽之圍羽疑增之故蓋在此矣以增之大怒去羽行

未至彭城卽疽發背死此其生平任氣性少度量羽始終能堪之以迨其去則羽之於增猶有始終哉

留侯論

方陳勝發難之初張耳陳餘勸勝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勝不能用不旋踵而亡迨項梁起兵范增亟勸立楚後以從民望子房亦請立韓公子成爲王益多樹黨雖志在報韓然其策亦未嘗有異於耳餘也及漢滎陽之困酈食其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子房借前箸爲籌亟言其不可其事遂寢何子房爲計前後自相牴牾乎嗚呼若子房乃漢達時變者也夫秦爲無道滅六

國後天下恨之入骨髓方舉事之初以立六國爲名則人心嚮附海內之豪傑義士莫不瞋目攘臂以爭起從之惟恐後項羽所云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卽此指也迨秦旣破滅天下之大勢已歸於漢與漢爭者獨一羽耳而酈生乃欲立六國以撓楚權夫六國之後能爲羽敵足以抗羽者誰乎如田氏兄弟已自爲王不待漢立之矣若猶是趙歇魏豹等輩彼亦視楚漢之勝敗爲去就耳漢王彭城之敗諸侯皆與楚而叛漢其情可見矣且楚常勝漢常敗則立六國者是爲楚樹黨爲漢樹敵也何撓楚權之有哉彼撓楚之計子房決

之早矣當是時能與楚抗者獨有信布越三人耳帝與子房謀欲捐關以東地予人子房以爲必捐之此三人此三人真足以撓楚者也而酈生猶持始事之故說以進何其謬哉且帝捐關以東地予三人者非真能捐之也子房固知此三人者之終爲漢有也若立六國之後其土地旣皆其故物而其人士爭歸臣其舊主事定之後漢寧能復廢之哉廢之是仍冒項羽倍約之名貽諸侯以口實而開兵端矣或曰子房始志爲韓報仇復六國卽所以復韓也今爲漢計若此獨不爲韓計乎夫子房之爲韓亦已至矣旣已求成立爲王方去漢歸成而羽竟殺成子房復何望哉子房知六國之不可以再興而韓仇不可以不報也初韓滅於秦則志在報韓之仇故從諸侯以亡秦及成誅於羽又志在報成之仇故欲從漢以滅羽爲漢計不忠則羽不滅羽不滅則成之仇不報卽謂子房始終爲韓報仇可也

淮陰侯論

傷哉淮陰侯信之見誅於呂后也高帝實無誅信意蓋帝知信之必不反也非其不反不能反也信之爲人自治兵以外至於治生涉世無一所能惟得兵而用之遂如蛟龍之得雲雨騰驤變化不可復制故信之感恩死

心於帝惟帝能假之兵柄以任其所爲使得畢展其能也其謝羽曰漢王授我上將印子我數萬衆以信生平之大願漢王一朝而滿之此其所以始終不肯倍漢也惟帝知之又能駕馭之故旣予之兵而時輒奪其兵不欲其多也尤不欲其用之久也久則兵精兵精而多雖帝亦無以制之矣方信甫下魏破代帝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迨與張耳破趙之後信兵益振乃自稱使者晨馳入趙壁卽其臥內奪兩人軍而使信另收兵擊齊信旣已王齊會兵破楚天下已定帝卽乘其時襲奪信軍而徙封於楚帝之所以防信者至矣防其有兵也信

之語帝曰臣多多益善卽帝亦自知其不如信也夫信去齊而楚不過一分封之國耳非如齊之實爲信之所自有也其士大夫皆信素所撫循而將卒吏民受其節制久矣齊知有信不知有漢也帝以楚易齊固已制信於股掌之上矣而陳平猶曰天下精兵莫如楚楚兵雖精非信素有固不能用之如齊兵之臂指使也然鍾離昧實在信所昧將吏部曲存者尚多楚之豪傑皆昧所習知信急與昧發兵以反亦其勢也故昧曰漢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耳而信實無反心聞帝爲雲夢之遊遂斬昧謁帝以自明其不反帝械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

當是時帝真赦之矣知其無能爲也信去國去兵不過匹夫耳其在長安猶之向之淮陰市一餓夫也蓋帝至是無復防信之心矣故與信從容論諸將能否信直自伐其長無所避忌惟信亦知帝之諒其無能爲也而云與陳豨謀反冤矣夫豨與信非有平生之交又其才豈能出諸將上信視諸將如奴隸而乃獨倚豨成事乎且云第舉兵吾從中起乃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爲兵此其道至危而事涉於兒戲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乎夫信雖好用奇兵而計必出於萬全觀其出井陘時必使人間視趙知趙不用廣武君計乃引兵遂下此豈肯僥

倖於萬一者而以此蜚語坐信反狀冤哉帝見信已死且喜且憐之蓋深憐其冤也或曰帝在則信不反帝百歲後后與太子能制其不反乎天帝卽百歲後信亦不能反也人臣之謀反者非外有重兵卽內有黨援信恃功傲忽舉朝中無一與信者卽以滕公之救其死未聞如張蒼之報德王陵也以蕭相國之薦賢未聞如陳平之歸功魏無知也又何論絳灌樊噲輩哉信一孤豚耳使后不殺信高帝旣歿信有悒悒矢志以死耳惡能爲哉惡能爲哉

陵之愚也夫產祿之所喜者喜於得王而漢大臣之所畏者畏其爲將彼旣居吾所畏吾復禁其所喜禍必自此始矣平勃知其勢不能禁不如因而從之平爲相與勃交驩呂頹讒不能入后之所以德平者可知且平勃知將兵之禍大於封王當平勃聽產祿爲王陵爭之陵請產祿主兵平勃獨不能爭乎平勃知產祿皆庸才雖主兵固無能爲所憚者后也觀后之臨歿所誠產祿數語固知后之權略足以制諸大臣亦未嘗一日不防諸大臣也后知產祿非諸大臣敵也王呂氏非諸大臣意也計必誅諸大臣以安呂氏而平勃事事迎合欲將則

將欲王則王雖后內疑之亦無由以發難及至永訣之時乃授產祿方略曰必據兵衛宮毋爲人所制后至是情亦迫矣而詎意產祿之不能聽也當齊兵西向時彼產祿者一爲相國主重兵於內一佩上將印悉天下之兵東迎擊齊雖不能勝齊猶足以自固而乃以兵屬頹陰侯將之使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呂氏之大勢於此去矣且呂祿本不知兵志在王而不在將酈寄知之久矣寄計雖爲諸呂所阻乃給之出與游獵祿爲大將而輕去其軍祿豈知軍事者哉無怪呂頹之遇之而怒也祿一去軍太尉卽已矯詔入矣然是時印猶在祿所也太

尉入軍卽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袒之尚右也舊矣王孫賈於市中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陳涉起大澤亦袒右稱大楚乃勃故謬其旨右呂而左劉示諸軍以不可測而軍皆從左則知軍心之向漢也必矣軍心卽將印也祿雖不解印勃固已得而將之也知北軍之心卽以知南軍之心不必入南軍而產祿之命已制於太尉之手矣而產乃思呂后衛宮之語求入未央宮爲亂不已晚乎夫產旣失軍卽入宮亦不能爲亂不過劫少主以令諸大臣圖旦夕活計耳而賈壽之謀朱虛侯業已先之吾固知產祿雖主兵實無能爲漢患也

設使平勃不順呂后之旨使后內懷猜怒陰以計誅大臣後有用事者皆呂氏黨以產祿之權而信用其黨漢之爲漢尚忍言哉唐武氏事其左證也吾故曰平勃之安劉其機固在於聽呂后之王產祿也

灌夫論

太史公序魏其灌夫兩人相爲引重相得甚歡而夫使酒用氣卒以陷禍其始皆由於兩人之失勢相倚嗚呼勢之不可以已也莊子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況失勢乎夫魏其武安所好者交遊喜賓客也而賓客皆以勢交見失勢而去此兩人所以極不

甘耳然魏其失勢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因藉夫之謾罵以發攄其不平之氣而灌夫亦倚魏其
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何居哉彼魏其默默不得志屏
居謝客獨與夫游魏其僅夫夫亦宜僅魏其兩人者亦
足以豪矣而乃欲博名於列侯宗室間甚矣夫胷中之
不能忘勢也迨籍福爲武安請田於魏其魏其望曰老
僕雖廢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此失勢傷心之語夫
豈能聞宐其勃然發憤而罵籍福也夫以魏其之失勢
武安至欲奪其田魏其怨之已又罵之則武安者亦可
以謝絕矣豈可因籍福不言幸武安之未知而重與之

作合乎迨聞武安欲過魏其則驚喜若出意外而惟恐
其不至以爲魏其之辱其視武安之一過一何寵也田
蚡貪人也蚡自以有功於魏其故欲得城南田而未知
其不肯則蚡之過魏其與魏其交驩焉知其不猶欲得
田也而夫以爲寵謬矣以蚡之驕倨至不欲與兄相向
坐豈有夫哉而夫乃責之禮以語侵之則何初之重視
武安之一過而後乃易之也而況蚡乃更聞前日之口
語哉蚡欲案夫罪而夫亦持武安陰事用賓客居間俱
解夫於是益危矣以田蚡之勢請田而夫罵止之案夫
罪而爲夫所持是夫再勝而蚡再負也蚡受淮南王金

許立太子此何等事而爲人所持豈賓客居間者之可以解而已乎蚡之必欲殺夫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而魏其猶強夫同過武安何其疎哉當灌夫被酒罵坐時無所顧忌豈亦以淮南之事足以始終持蚡雖罵固無如我何且以欲見氣於諸賓客也縱夫無此心蚡疑夫之意必出於此矣故曰吾驕灌夫謂以前事驕之也卽時繫夫而捕其宗黨又多爲耳目使不得言武安陰事蚡蓋計之早矣魏其與武安辨於東朝廷卽韓安國鄭當時皆持兩端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其理在魏其其勢在武安也舉朝中不畏勢者獨有汲黯一人耳而魏其竟爲夫死嗚呼兩人之禍出於旣失勢而復不肯忘勢之爲害至此豈不悲哉

袁盎鼂錯論

盎與錯皆忠於謀國者也削諸侯以尊漢室賈生所謂久安長治之計也其議始之於盎而成之於錯使兩人者和衷協謀以共成大計則皆漢社稷臣而奈何以私怨相陷至於死也太史公言錯擅權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其云報私讎者言吳楚反時錯欲借吳事以害盎也盎因請問言事卒誅錯以自免是其難端自錯發之也故罪錯而不罪盎以吾觀盎

錯相陷之事錯一疎愚無術者耳豈盜敵哉夫削地之說自盜論淮南王發之議發自盜盜安得與錯爲異同也而盜又爲吳相素知其欲反用兄子種計得免豈待削地時始有反謀哉當吳楚反時舉朝無有與錯者其意見稍同計獨有一盜耳錯於此時宜急引盜爲助盡蠲私忿共濟國事可也上言袁盎昔爲吳相數勸王毋反且淡習吳事盜與臣素不相能臣不敢以私廢公請得自謝於盜以共謀吳盜固俠士豈不釋然於錯而必欲撓錯之計者哉不知出此而乃謂長史曰袁盎多受吳金錢知吳計謀宜請治盜當是時錯方用事以此殺

盜不難盜怖死焉得不急因竇嬰請召見以謀錯也夫錯業有謀盜之心獨不防盜之謀已乎旣不能用盜使其聞盜之對謂吳不足憂明知其迎合上意固將有進計也卽面攻盜曰臣本知吳不足憂但盜受吳金爲吳間漢其言不足信上卽不誅盜亦足以制盜之間錯之口矣而奈何贊於上曰盜策之善蓋自七國舉兵以來言者爭張吳楚之勢帝心已內怵錯恐見疑故欲借盜之一言以堅帝之信已而忘己之初欲殺盜也夫帝所恃者錯耳錯旣爲衆口指謫帝不能無疑聞有更能謀吳者卽傾心向之矣而錯復善盜之對使取信於帝卽

帝亦以盜之計必有過於錯者也焉得不信盜乎夫盜與錯敵也兩敵相持鋒刃之際非彼卽己間不容髮如錯者是自舍其兵以授人而使戕之也寧待趨避東廂時錯始宜知恨耶夫吳楚之反當削諸侯時錯言之早矣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其禍小不削反遲其禍大帝豈忘之乎卽盜豈不知反者借錯爲名斬錯必不足以解兵盜此時計且斬錯以紓目前之死耳至於策之不效上異日悔錯之誅而治盜之罪皆非所服計也迨吳楚破後上不以誅錯爲盜罪漢之失刑盜之倖矣設使錯初無謀盜之心盜何以至此旣已謀之而又

不爲之備宜其死也

魏相論

史稱魏相明易經有師法而相在當時不以善易名吾觀其佐宣帝中興未嘗緣飾經術謂古今異制獨好觀漢家故事凡便宜章奏皆奏請施行之而漢以大治此其審時達變似非通於易者不能然吾跡相所爲殆善趨時以就功名者耳不可謂知易也觀其始攻霍氏因許伯上封事去副封而霍氏之謀以聞相由是得柄政夫許氏不亦一外戚哉相由許以進依然假權於外戚忠國者固如是乎相特因之以集吾事耳易所謂遇主

於巷是也其弊遂流爲張禹夫禹以易名家而其用惟精於趨避易教人趨吉避凶若禹者不論吉凶惟知禍福苟可以趨福者無不爲也苟可以避禍者無不至也以至成帝災異之間禹徒以門戶之計陰右王氏遂使成篡國之禍在禹自以爲趨避精矣以是爲易則吉莫吉於徇私之小人而凶莫凶於守道之君子夫易固有福爲吉禍亦吉者貞故也有禍爲凶福亦凶者不貞故也德之合於吉者明哲保身爲吉殺身成仁亦吉也其吉也以貞德之合於凶者亡國覆宗爲凶全軀保妻子亦凶也其凶也以不貞而亦有貞而凶者功名而有震

主之嫌諫爭而有僨事之害其心則是其術則非聖人有憂之亦非以得禍爲凶也若張禹之爲吾見其凶未見其吉也相之請去副封使霍氏陰謀漸聞此自臣子忠愛而必因許伯以請以爲伯請而後吾謀適用及至爲丞相上疏猶云願陛下與平恩侯及諸臣詳議乃可相意引伯自濟使其說得行耳然漢家尊用外戚遂爲厲階幸許氏謹厚而相必使之與聞國事則后黨顯政之禍自相基之矣相本無他心不過徒濟己一時之謀而陰貽國家後日之禍以易道論之皆不得謂之貞吉也吾嘗謂漢之明易者莫如朱雲雲從白子友受易連

挂五鹿充宗及至上殿請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頭
若雲者可謂貞矣當是時毋論帝悟留折檻以旌直臣
爲吉卽使下從比干龍逢遊庸非吉乎善易者因乎時
時有潛有亢惟明者不失其貞人徒知時潛而行亢之
事之爲凶也而不知時亢而行潛之事之亦凶也雲固
貞於亢者也雲一經廢黜遂不復仕進而猶贊蕭太傅
不屈以死惟時雲處其潛蕭處其亢耳京房旣以攻石
顯斥外而猶欲行考課法請乘傳奏事此亢而失其貞
者也故其弟子姚平曰房可爲知道未可爲信道也宐
終凶矣然而寧爲房不爲禹房凶乎身禹凶乎國也魏

相善通時務其學雜霸惟朱雲其庶幾爲知易乎

光武論

史稱漢高祖微時卽豁達有大度光武初起春陵人皆
日以謹厚後遂以此定論二帝馬援謂光武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自吾論之高祖之豁達霸者之略也光武之
恢廓王者之器也高祖外寬內忌故其御下也皆以術
光武內外如一故其御下也一以誠高祖自謂取天下
在能用三傑耳三傑中惟張子房不將兵常從上軍中
又多病講道引辟穀之術不爲帝忌至於韓信始以豁
達用之求將則將求王則王卒以猜忌制之命以將而

奪其軍封以王而徙其地及信死而後高祖喜可知也
蕭何留守關中轉輸佐軍不竭而帝疑之何非從鮑生
言使子弟悉詣軍所危矣天下已定誅淮陰擊陳豨而
疑猶不釋幸一用邵平計以家財佐軍而上悅再從客
言多用田宅以自污而上悅史兩紀上悅則上之初意
不測可知而卒用請上林地爲民田以爲何收民心下
廷尉械繫之是其忌何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何爲帝故
人功第一且忌之如是又安論其他哉若光武任人則
不然夫寇恂之守河南猶之蕭何之守關中也當時亦
有以鮑生言勸恂循何故事自請從軍帝以河內重地

不可無恂固請終不聽馮異在關中人有言異專制關
中百姓歸心有咸陽王者之號帝以章示異且詔曰將
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如
帝之開誠布信豈不足以駕馭英雄而必須高祖之術
御耶然高祖任術光武任誠在當時已有不能欺者高
祖之招田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橫義士有死不辱
耳使橫來寧免一死而侯王耶赤眉使劉恭乞降且請
曰盆子一旦將百萬衆來歸將何以待之光武曰待之
以不死耳而赤眉遂降夫高帝詔人以侯王而不至光
武許人以不死而爭降則誠與術之效亦可睹矣夫光

武之豁達過於高帝惟其出之以誠故以謹厚得名世
未有豁達而不誠者也若高帝之豁達吾固疑之馬援
稱光武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又動如節度不如高帝無
可無不可此可謂巧於優劣高光者矣彼石勒梟雄耳
乃謂當北面事高帝與光武竝驅中原嗚呼以勒之才
性自應俛首高帝彼烏能知光武之所爲哉

三國論

世之論三國者皆喜備而惡操而惡權次之此甚非平
論也夫世之惡操者指操爲奸雄爲漢賊其指爲漢賊
者謂其挾天子而令諸侯也當董卓亂後天下尺寸皆

非漢有操之天下皆取諸強梁之手非取諸漢也操迎
天子都許昌奉爲共主存炎灰於旣燼本以爲義也而
曰操挾天子操百戰以取天下未嘗以天子令號召天
下而有之也卽號召之當時誰奉天子令者操使天子
擁虛位不猶愈於天下之棄天子如弁髦乎夫輔天子
興漢室之說毋論權所不欲卽備亦豈真有心耶是三
人者亦各自欲王耳設使操當日不迎乘輿委天子於
羣兇之手漢之亡久矣以垂亡之孱主衣租食稅數十
年得保首領以歿操之罪固未可與後世篡逆者同日
語也使操不迎而歸諸孫劉此兩雄者能一一請天子

命而奉行惟謹乎一不謹天下必以今之所以罪操者
罪兩雄矣卽操亦豈不能指兩雄爲漢賊而興問罪之
師耶吾嘗謂操之迎天子是苟或諸臣之迺心於漢而
實非有利於操也至於殺修妃后屠滅大臣操罪無可
道要亦相逼使然彼所謂騎虎之勢不得復下蓋實語
耳吾恐欲問操罪者當此之際爲人所圖亦未肯束手
以就死也孫權奸狡操且畏之若夫備世所稱爲寬仁
忠信者也備之言曰今與吾爲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
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
成然則備之寬仁忠信特以圖反操而濟事耳豈其本

志哉備不忍負信而取劉琮之荊州何以負義而取劉
璋之益州耶且孫權嘗欲取蜀備以大義責之云當被
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吾不知備此日之信安在權謂
其猾鹵狹詐非虛辭矣操之用詐變詭百出至其取人
之國皆師出有名未有因媾爲寇如備之取璋之負心
也卽以兩人始終跡之操之遇備可謂厚矣備屢負操
操未嘗負備也吾不知備何以謂操爲譎而謂己爲忠
大抵世之喜備者徒以備漢室之裔而惡操者則以天
子在操之所使操不擁天子世卽惡之不過與孫權等
耳何至罪浮於權哉

武侯論

史稱先主一見孔明於隆中卽定三分鼎足之勢所謂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戎越而結孫吳卽霸業可成隆中之策盡此數語而已然先主甫已得蜀而荆州失守卒僻處一隅不能自振以至於亡武侯所策亦竟未能副也或者謂劉表新喪曹操軍至新野表子琮迎降武侯勸先主攻琮取荆州不聽以此失計夫操以百戰之師受降而來先主卽攻琮有之度能爲操敵乎不能敵操徒負不義之名以取破敗爲天下笑固不如去之以爲義也又有謂既定蜀後宜增置重兵於荆州爲羽援

不宜獨任羽致爲吳所圖按史孫權聞先主已得益州卽遣呂蒙襲奪江南三郡先主引兵下公安爭之乃聞曹操入漢中因與權連和而反蜀國初建兵力無幾焉能備魏復備吳耶吾以武侯之失策在聽先主取成都而不速取漢中也建安十六年曹操欲來爭漢中劉璋遣法正迎先主進討張魯供其貲糧益以兵衆以先主之雄略舉漢中如振槁葉耳旣舉漢中軍威益振璋素懼怯可折東而下也彼張松法正之徒急欲賣國以自爲功其言烏足信哉得蜀之後嚴兵漢中使無北顧之憂然後并兵出荆州與漢中遙爲聲援因北向以爭中

原詎憂吳襲其後哉奈何聽張松之言頓兵葭萌不卽討魯且厚樹恩德以收璋軍士之心淹三年久而反棄漢中圍取成都與向時不負劉荊州之言何大相左哉吾不知此時武侯何以無一言爭之豈惟不爭必且贊之觀其淡德法正不復禁止以法謂其獻計取蜀有大功於先主也武侯於此時淡喜得蜀且置荊州於度外矣攷先主以十六年入蜀十九年始取成都二十年出公安與權爭江南而曹操已破降張魯當漢中破時蜀一日數驚設使操聽劉瓛之計乘勝而下寧有蜀哉先主之自公安回其實以自救也而荊州從此日蹙關羽

從此失援矣及二十四年攻漢中與魏百戰僅乃得之而羽卽以是年被殺荊州以是年亡非先主之亡荊州與羽其力有所不及也其力之所以不及者用兵之先後失空故首尾不相救耳使其早定漢中徐圖成都東向一面以制荊州雖權計百出應之有餘矣然吾觀武侯入蜀之後不惟不急荊州并不急漢中彼豈狃於天象知三分之勢已定卽無漢中蜀亦足以自成一國故先主與張郃相持久急發益州兵武侯猶遲疑未決非因從事楊洪之言則且欲先主退保蜀疆以自守夫無漢中則無蜀人所盡知而武侯必俟洪言而始信者何

哉

李泌陸贄論

唐中興以來稱賢相如李泌陸贄皆有社稷功泌歷事三君參贊帷幄收復京邑爲謀居多贄扈蹕奉天崎嶇山南裁荅詔令區畫機宐乘輿卒以反正與泌功略等二人者同有定亂之才謀國之忠而其用各不同泌道家者流有陰謀多奇計其進言於人主也有術或迎機而利導或微引其端以聽人主之自察終不抗顏力爭重拂上意而僨事機也以故人主樂而親之故德宗云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朕所以私喜於得卿

也泌以是能大行其志而以功名善終若贄則儒學之醇者其致主必稱仁義其出言必本經傳其於強梁也一服以禮於吏民也一動以情衮職有闕雖事之細微者未嘗不爭也雖主之隱諱者未嘗不言也當流離播遷之餘使天下人心攸繫四方藩鎮用命皆贄之力也遭猜忌之主雖一時信用而其中實有甚不堪者當其在奉天朝夕相見解衣衣之山南相失驚而涕泣詔得贄者予千金呼爲陸九而不名何其重也彼蓋以時事之顧問詔書之芻屨不可一日無贄故不得不隱忍以共濟時艱迨京師甫克車駕言旋卽召李泌於杭州而

田間文集 卷二
置贊不問上之情於是大可見矣史稱贊孤立左右沮短失上意非也禍亂旣平忘功記過向者隱忍以受盡言之情至是轉增其恨耳贊固已知之矣舅犯辭重耳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焉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計贊此時君側旣不敢日親而又無名以去國一旦召泌至處己之右任己之責身釋重負如魚之脫於鈎其慶幸至矣寧有懟哉是以自泌用事而贊始終不發一言雖以泌之措置無可言者其亦有自懲於言之好盡乎獨怪泌在上前未嘗一語及於贊也泌以贊之賢勞上所漢習上之猜忌性不可移功臣如李晟尚慮不能保

全至泣而目腫何況贊言語犯上諱者多乎故泌初入相見上曰願陛下勿忌功臣所以全李晟馬燧卽所以全贊也後人謂德宗擇相泌舉竇參董晉以對而不及贊似於贊有不足不知此泌之知贊之濼而待贊之重者也古之命相一人而已後雖益以數人名爲副相實不分相權也相不專則不足決大計而定大難以是上欲張延賞主吏禮柳渾主刑罰而泌皆以爲不可謂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誠欲專之也久之乃請更除一人以弭猜主之忌而舉無學術之竇參寡言之董晉徒取充位而已豈可以施之贊哉贊才不在泌下而學

問過之可以繼泌而不可以副泌者也與其一時竝相使賢者有不得盡用之才何如相繼而相爲朝廷多致數十年之治安泌不舉贊其意計必出此而豈有不足於贊哉謂之兩賢相阨是以小人度君子也泌死後贊爲相卒以極言褻延齡罪惡犯上忌竄逐忠州而猶賴泌所薦之陽城奮身抗議以救贊之死泌早見先幾亦可以爲有道之士矣

李綱論

嘗讀宋史於靖康初年金兵逼城欽宗內禪諸宰執請幸襄鄧以避敵鋒而李綱不可力請堅守以死邀之而

金兵亦退城得以全至於建炎初召綱入見諸將爭請帝還汴綱首議巡幸論天下之形勢亦以襄鄧爲勝是襄鄧之足據汴城之不可守不惟當時宰執知之卽綱亦知之熟矣在靖康初實有不能棄汴而去者綱言於帝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歸散孰與爲衛且鹵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乃悟而止帝蓋知去之不及去也綱死守之計誠出於不得已然亦危矣而在當日實猶有可以守者是時都城富安人無去路六軍之士皆思保全其父母妻子金雖蔑宋尚未淡知宋之虛實且勤王之師四

集故不俟金帛數足而卽去也自此以後宋之虛實見矣居民久困圍中旣解嚴而先幾出者衆矣六軍覩敵鋒銳有戒心矣設使敵去而綱仍用吾知綱亦必如向者宰執所請幸襄鄧而去汴也何則古今立國未有不據天下之形勝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必有山河之險可據以守也若汴之形勝何所據乎張方平曰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也恃重兵以立國耳其地形反居河下秦嘗決而灌之以滅魏矣朱溫直由宣武篡唐就其便安五代相襲以爲都邑彼盜賊苟且爲計豈能有志爲子孫建不拔之基者哉自五代

以來兵至輒破其不足守可知以不足守之城恃積弱之兵抗方新之寇而謀之以貪庸無識之小人宜其以二帝予金也易曰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代之君未有不經數遷而興者後奈何以遷爲諱也狄去之後汴之當遷固不待再計而決綱在建炎初定巡幸之議卽遷都之計也其議以長安建康襄鄧竝言而意主於襄鄧故云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招集士馬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都可以遣救援據天下形勝建都未有過於此者綱指陳瞭

然不惟廷臣當信卽昏如高宗亦宜知之而終不足以
回南渡之駕蓋綱之論於國家之大計則是而於高宗
之私衷則相左也初高宗爲質中道脫歸其志惟知逃
死而已父母妻子皆所不顧而尚肯顧祖宗之疆土中
原之人心哉汪黃效忠於其主者不過勸之遠避狄氛
惟東南一隅有大江爲之限也而綱舉建康與襄鄧竝
言亦未嘗不將順其意但當陰謀之汪黃以避狄誠莫
善於建康由揚州泝流而上與由襄陽順流而下同是
一水襄陽外臨漢江龍舟水殿鱗集以待移蹕發櫂卽
可東巡與在建康無以異今以襄鄧竝建行都而維陽

汴梁皆設重鎮控制關陝以鞏外藩黃河限其北江漢
在其南無事駐宛有警幸襄車駕往來不時此萬全無
虞之地也彼高宗與汪黃輩小人直畏死耳以此說之
彼知遠有藩鎮之鞏護近有江漢之通舟建康舉楫可
達君臣得以安枕無驚未必不聽從也旣予之以安而
後布置經畫惟吾之所爲以講戰守圖報雪則宋事其
猶有望乎奈何以祖宗之疆土中原之人心迂緩不足
聽之言而欲易其畏死之心耶譬如中流遇風之人幸
而獲免祇求得岸而止不復願行柁師徐引其舟使見
岸之不遠也釋其恐怖然後可以漸進不然雖有御風

田間文集卷第三
破浪之才謂吾舟可以萬全彼固不信也嗚呼論宋嘗
日之形勢汴之當棄襄鄧之當都固不待智者而知南
渡而後百餘年陳亮建議中興之策必由襄鄧以經略
中原而後有事北伐者皆自襄鄧始天下根本之所在
而使昏主邪臣望之若罔獲陷阱智量若此綱且奈之
何哉彼後世迂儒惟祖綱堅守汴都之說而不省其建
炎初以巡幸爲遷都之計亦可謂不審勢達變者矣

田間文集卷第二

田間文集卷第三

論

戰勝廟堂論

天下無常勝之兵而有必勝之算算定而用兵所謂先
勝而後戰者也夫制勝之算不一有不戰而勝者矣有
因敗以爲勝者矣有可以勝而不必勝而因以大勝者
矣此皆臨敵制變因勢乘利轉勝敗於呼吸之頃故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未有方略一定至於事變已更
機會可乘而猶稟廟堂之成算以取勝者也史稱光武
戰勝廟堂請得而論之光武策赤眉之必就穀東來但

折箠以應之赤眉果遂歸附策彭寵之必內自相斬敕朱浮但需受降而子密果斬寵以降策郅隆朱浮爲營相去百里其勢不得相及之必敗使者未反而軍已敗策吳漢進逼成都與劉尚阻江爲營分屯南北岸之必敗詔書甫到而漢已敗賜竇融璽書言河西情事一一指諸其掌河西大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諸如此類皆見幾於事勢之先決策於廟堂之上尺一指揮無有毫髮或爽史謂戰勝廟堂者豈不然乎然帝自起兵春陵迄踐大號無日不在行間故其於地勢軍形物情事變習之既久故算之輒得也若夫後世人主身不御

鞍馬目不識戎行旣不知有兵凶戰危之事而所與謀者又皆白面書生可聽不可用之言以其籌畫據爲勝算而欲使邊庭百戰之將稟之以成功於外者難矣隋煬帝之征高麗也下敕諸將舉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故每有事機可乘諸將不敢擅赴卒至於敗此戰勝廟堂之說誤之也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則廟堂之上不足以定方略審矣是故光武之有算輒勝者不過一將之智一算之中而其所以取天下不存乎是也光武之取天下在於審天下之大勢而知用兵之先後也其始專意河北取河

內以爲根本以待更始之自敗既都洛陽則委長安於赤眉以俟其饑困之自降長安已定先服河西之心而置子陽於度外專事天水觀其自將征隴雖以郭憲之拔刀斷鞞而有不可止得隴望蜀子陽固已坐成禽矣此所謂制勝之全算也漢高祖屢挫於項籍當是時天下非漢有也而曰誰爲我間英布使反楚吾取天下可以萬全卒用布與彭越往來撓楚以定天下唐高祖推戴李密使爲遏東方之師而乘虛以取關中宋太祖不取太原使爲備西北二邊迨削平四方而太原拱手以授此數君者不惟能用人并能用敵不惟能用敵之仇

并能用我之仇廟堂之勝算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抑更有進焉禹征有苗不服退而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格命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而增脩文德因壘而降則制勝之道又在德不在算也

大吏論

天下大矣昔者聖人不能獨理也於是列之萬國而立之君分之九州而統以方伯使各治其職以聽命於一人於是二人端拱於上而天下以治古之國君卽今之郡縣有司也古之方伯卽今之督撫大臣所謂大吏者也大吏者所以爲天子督帥郡縣之有司而不治郡縣

之事莊子曰上無爲而下有爲無爲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大吏之於郡縣其道亦由是也故曰下職詳上職要上下非專爲君與臣言也位益下則其事益煩位益上則其事益簡非簡也所轄者衆其勢不得不然也天子執要以課大吏大吏執要以課羣有司天下雖大惟其意指之所在而趨赴恐後則亦得其要而已矣夫大吏之要豈不在於察吏哉察吏而當謂之稱職不當謂之不職天子所以責大吏者惟此一事也今夫吏弊極矣然非甚難察也直道在人其有善者人未嘗

不稱之有不善未嘗不詬厲之不脛而飛無翼而走道路之口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又加察焉則其善惡情僞可以得十之八九矣是故於其始至也舉一二人而格外優之以示勸劾一二人而盡法治之以示懲刃發於劓使其知吾鋒之不可犯也而後濟之以寬和慎用其耳目使復有不可測之處以持其後非甚不肖未有不思改圖者矣夫吏所以懼大吏者以其能察而有舉劾之大權也舉劾不行則察何懼焉然劾尤急於舉察而不舉賢者未遽改操察而不劾不肖者益無所忌憚矣漢世有刺史之職猶後之直指也以刺名官其義

可見故多劾少舉今其權一歸諸大吏矣故凡大吏始至郡縣望之若鬼神畏之如雷霆委巷市井間處處疑有爲之刺察者在其側也郡戒其縣縣戒其吏互相約束奉法惟謹者月餘莫不惴惴然側耳以聽大吏之動靜一月之後舉劾杳然間一行之不過卑冗老疾不足爲民大蠹者或先已有處分者借以塞責而後向之惴惴者始迨然其自得也頑者仍其故狡者且思有以用之也而且曉之以誠諭申之以禍福要之以鬼神凡所以教廉而禁貪者亦旣濇切而詳至矣夫廉可獎也而不可教也貪可懲也而不可禁也今之革私派減火耗

省詞訟罷罰緩有取於民者無不禁也廢交際絕問遺損騶從止宴會身服浣濯之衣口厭藜藿之味苟可以教廉者無不身以先之也而郡縣果遂悉遵行乎亦名遵之而實悖之乎夫事之已甚者聖人不爲也不近人情者不可以行久也銳於始者必怠於終也上之所禁過嚴則下之所取愈巧民懼其巧取之無窮則固不如不禁之爲愈矣上帥以儉誰不欲儉然祇儉於出也而未儉於入祇儉於至親故舊也而未嘗儉於妻子皆藉口曰上之教也則是上之教儉適以濟其貪而已厥云乎哉吾謂頑者不之遵而狡者遵之以爲利非虛語也

而且煦煦以爲恩察察以爲智好親有司之細務煩瑣
多端至於罷敝叢脞不克勝任爲其下所竊笑則益不
足以治吏矣此無他皆務其詳而不務其要也荀卿子
曰上好要則百事詳上好詳則百事荒豈不然哉吾所
欲爲者不必自己爲之吾舉不踰時而爲之者衆矣吾
所不欲爲者不必禁彼之不爲吾劾不失實而爲之者
沮矣振衣者惟挈其領張網者必舉其綱綱舉而目自
張固不必一一盡心於其目也大雅之頌文王也曰綱
紀四方其誦成王也曰四方維綱明王之治天下未有
一切從事而不攬其綱者也賞罰者朝廷之綱也舉劾
者大府之綱也舉劾當而賞罰不行則朝廷之綱紊矣
察吏嚴而舉劾不用則大府之綱弛矣綱之不振而徒
恃其精神才智之足以有爲名曰治之實亂之而已吾
所謂上之職要者此之謂也

正統論上

歐陽子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
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晉
隋是也皆可予以正統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
正統無屬南北分立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
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曹魏及五代是也是故正統有

時而絕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
隋唐得之而又絕凡三絕而後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
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說是也獨怪其以
東晉不得比於東周謂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
王畿之內愍帝歿而琅邪與位非嗣君正非繼世不可
以言正統與後魏竝黜過矣後魏繼劉石慕容符姚之
後并一中原所繼者誰之統與若晉既予以正統矣琅
邪爲晉帝之子懷愍繼殞江表代興兄終弟及而謂非
嗣非繼不得與平王比何也設使幽王之世空曰死護
驅山禍作諸侯以王無嫡嗣遂坐視其亡乎抑將更求

周室之子孫而立之耶則謂所立者非平王遂不足以
繼周統乎使無平王卽奸命之攜王亦正統也且平王
舍豐鎬而都王城與琅邪舍洛陽而都建業何以異歐
陽子又以蜀漢與劉崇相擬謂備與崇不得爲正統則
琅邪亦宜在所黜也且崇豈可與備竝論夫崇所繼之
漢可以與備所繼之漢同日語乎崇之先當五代之季
因時竊位本無正統相承若蜀則猶是漢高光以來正
統之所存也山陽公崩漢中王稱帝一姓繼興不得謂
之統絕若以備爲漢之庶支光武獨非庶支乎皆景帝
後也若以蜀地褊小東周三十六縣不大於巴蜀漢中

歐陽子幸而生於宋全盛時也不幸而生於徽欽之世其何以處夫爲南宋者耶然則豈惟東晉爲正統無疑卽蜀漢亦斷宜予以正統也東晉雖僻在江外海內人心屬焉卽北朝人士如王猛輩亦以爲江東正朔所在歐陽子烏得而絕之文中子曰陳亡而後五國亡五國相承者晉之統也自陳亡而統絕而後隋始得以繼之非繼晉統繼中國之正統也歐陽子謂統凡三絕漢得之而絕是既不于蜀也謂晉得之而又絕是以東晉與五戎並黜而不顧中國一線之在江表者未嘗絕也謂隋唐得之而又絕若後五代南北分據天下無君者四

十餘年此爲真絕矣於此不謂之絕則羿浞王莽皆可稱繼統也吾嘗謂正統者天命之所歸也人心之所係也然而人心爲本天有治命有亂命人心之所不屬者天之亂命也雖合天下爲一統而不得謂之正統天命旣去人心猶存雖竄伏於偏方一隅人心隱隱係焉卽萬世人心隱隱係焉則統雖至微如線而未嘗絕也寧都魏禧曰東周君一日未遷戩孤聚則正統猶一日屬周蜀後主一日未出成都城則正統猶一日屬漢禪宋之詔一日未書則正統猶一日屬晉崖山之舟一日未覆則正統猶一日屬宋此非有強之人心實然也人

心一日未忘卽天命一日未去正統一日未絕也彼後世正統之說者各持一義其義皆有難通其一以人心斷之可乎

正統論下

蘇子瞻之論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不以實也吾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蘇子蓋進魏與梁并後五代而皆予以正統也其說曰今有言鄉人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不知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

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蘇子之論於是爲大謬矣夫爲盜者與士大夫皆坐在士大夫或有不得不與皆坐之勢若旁觀之人肯遂指此坐者同爲士大夫耶後之人肯令此坐者與其俎豆於一堂耶卽今共之後之人必且釐而黜之不黜則王荆公至今以配孔子可矣而欲躋朱溫於堯舜禹湯之後與竝稱爲帝何不倫之甚耶歐陽子雖不予梁以正統然猶不肯僞梁謂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夫古之篡逆

田間文集 卷三
者誰無土地誰無臣民誰不立宗廟社稷以生殺賞罰制其人命以此謂不立僞則夏之羿浞漢之王莽唐之安史皆不得爲僞矣彼溫土地不廣於此數逆傳世歷年不久於此數逆也而蘇子以魏梁竝論夫溫安得與操比哉當獻帝時中原尺寸非漢所有操百戰以取諸羣雄之手而奉山陽公衣租食稅者四十年卒以令終溫之中原皆一一效諸唐而有之也弒昭宗殲其子孫滅唐社稷古今來篡逆之臣窮凶極惡未有若溫之甚者也蘇子蓋惡宋之統無所承不得不以五代爲正統相承以及於宋而以梁繼唐焉因并進魏者所以爲梁

說也苟如是則應以後唐繼唐矣夫梁亡唐者也後唐爲唐報仇者也以爲唐報仇者繼統則亡唐者爲賊矣非僞而何吾嘗謂天下如大第宅其更姓易主者常也一旦爲盜賊竊據或居人去盡禽獸窟宅其中久之驅除整頓復爲大力者所有後之人歷數宅主屈指從上以來未有竝盜賊禽獸而數者也由蘇氏之論凡宅其中者卽盜賊禽獸與從上以來宅主無以異矣由歐陽子之論苟居是宅則不得目之爲盜賊禽獸矣有是理乎歐陽子又曰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

勢不得不僞梁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歐陽子何其庇溫之甚耶溫滅唐蜀王建致書克用請
各帝一方克用荅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其後又以勸
存勗存勗泣言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彼其平
生志報梁仇一旦改圖稱帝張承業始痛哭謂誤老奴
則其父子平時未嘗有窺唐之志亦可知矣今夫大盜
入人室殺其主殲其子孫盡據其所有人人痛憤有壯
士奮起而勦滅之凡盜所據有者皆悉爲壯士有舉世
莫不稱快而議者猶謂壯士與盜向皆利主人所有使
不爲盜據彼且據之矣今特借報仇爲名原其心與盜

同律可乎歐陽子何其於溫過厚而於李氏過刻耶原
歐陽子不肯僞梁之意蓋不難予梁以正統特無奈於
人心之公義不容耳蘇氏宗其意而遂昌其說吾不知
兩公皆宋賢者其是非好惡何以與人異如此

形勢論

今爲形勢之說者謂自西北下兵東南猶據高屋之上
而建瓴水也其勢順故其事易由東南進取西北猶仰
面而攻也其勢逆故其事難以愚觀之直視其人視其
時而已形勢豈足論哉項羽漢高皆起自下邳沛上直
取咸陽劉裕以江左之衆一戰而破廣固再戰而復長

安非自東南而西北者乎桓温北伐破藍田進軍灃上柳景元破魏師克據潼關直自抽兵回耳未聞有與交鋒挫銳而退者安見其難也北來之師曹操不敗於赤壁苻堅不殲於淝水乎六朝以來鍾離壽陽之間互有勝負未聞北少有加於南而何以爲易也漢唐之正位長安遣師南徇與明初之定鼎金陵命將北伐皆所向無前其易無以異也至於建都則爭以關中爲形勝之地婁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留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鳴

呼此本六國時策士之見也秦自穆公以來不與諸夏爭長閉關脩政以撫馭諸戎使爲之用終秦之世無戎患焉至孝惠之世西并巴蜀南取漢中北收要害之郡義渠諸戎爲之扞蔽是其關以內亦旣金湯鞏固無有後虞而又加以富足兵強於是開關延敵天下不能與之爭彼六國自相殘滅左右受敵秦坐乘其弊譬如猛虎負嵎以聽羣羊之鬪待其自斃而攫而有之也秦豈能制六國哉六國自折而受制於秦此所謂能一面以制天下也漢以來時勢變更東方無事關險不足重矣婁敬亦云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未

得高枕而臥願徙六國後及郡縣豪傑以實關中爲強本弱未之謀則敬之所謀亦依然任人事而不全恃地利也當漢之初北邊有警烽火通乎甘泉唐太宗時突厥直至便橋及乎代宗吐蕃突便橋入京城燒宮室天子出走是關以內敵人所以窺秦者非一路秦受敵之處固非一方而謂阻三面而制一面留侯之言至此不足據矣其曰左殽函右隴蜀當其盛也隴蜀皆以固圍及其衰也隴蜀卽爲敵國諸葛亮不由蜀出祁山而與秦民雜耕於渭濱乎唐時吐蕃之寇皆由隴道關中之形勝安在毋怪劉裕既定三秦委而去之雖誠意在急

歸受禪亦或以關中不足守而其所爲形勝無以過於江南也夫以晉之取吳謀之數十年竭中國之財力值孫皓之暴亂僅乃克之裕孤軍獨進直指長安覆其國繫其君則函關之丸泥固不敵長江之天塹矣是以曹丕佛狸皆臨江不濟歎爲天之所限謂其險也惟是國無其人則江不可守然無其人關亦豈可守哉漢之赤眉唐之安史黃巢之輩入其關如踐無人之境關不足恃明矣故曰恃德不恃險雖然國亦何可無險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丘陵地之險也設之以爲險者王公也而天下之無險可設者莫如汴梁吾觀五代

田開文集 卷三
之君互相篡滅以及宋祖受命皆兵到輒降未曾有拒守之事誠知其不可守也張方平曰國家無險可守恃恃強兵立國初太祖欲遷洛陽晉王力阻而止歎曰不出百年民力竭矣蓋知民力之竭於養兵也迨其後民困兵弱粘罕長驅城下遂以二帝與之毋怪其然矣周武王語公旦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伊洛毋遠天室意在營雒也成王承武王之志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卒營洛以奠九鼎及其後宣王復古會諸侯講武成周以奏中興之功誠以是爲風雨和會之鄉朝貢道里適均天下所共便也且其地東有成臯西

有澗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而子房以爲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夫秦漢唐之末關中四分五裂終日尋於戰爭豈必洛陽之爲四面受敵乎若論山川之回環地氣之龐厚宅中以建極未有踰於洛者也晉都洛陽其滅自滅之也東漢北魏興文致治幾於太平其後奸臣內亂召寇興戎互相爭奪以至於亡非以無險足據一旦有敵國之師攻而取之也然則論形勢退洛陽而進長安亦攷之不得其詳者矣

成敗論

成敗不足以論英雄自古記之軍旅之事有垂勝而忽

敗者有將敗而轉勝者皆天爲之也後之人於敗必吹索其所以敗於勝更推原其所以勝者妄也晉桓溫伐蜀蜀禦之晉師敗督將戰死衆懼溫遽下令收師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隋王辨與王世充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已攻敗密營毀其柵將乘以入世充不知鳴角收兵反爲所乘遂大潰辨走水上溺死鳴鼓鳴角皆誤也而或以勝或以敗豈人之所能誤哉晉謝玄與秦苻融阻淝水而陣晉師不得渡玄語融令少退師得濟而戰融麾陣且却欲因其濟以鐵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止融親馳略陣馬劉被殺師遂大敗後周

尉遲迥遣將安惇與隋韋孝寬隔水相持亦用此法以致孝寬之濟而孝寬鼓行徑渡大破周師夫玄與孝寬渡水索戰兵家所忌犯之而以成功苻融安惇俟其半濟而擊古有成效行之而以敗死則必謂此應勝而彼應敗豈信論乎兩軍之勝敗千古以爲口實要非所謂必勝必敗之道也若夫未戰而知其必勝未敗而知其必敗者有之矣項羽之救趙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劉裕伐南燕度大峴舉手指天喜曰吾兵已度險士有必死之志已取長安舟師乘勝至渭王鎮惡悉令放舟順流急去謂其衆曰去家萬里不死戰立功無

以歸矣若此者其勝寧待戰而知乎泓之戰宋襄公俟楚師既濟成列而後戰泓之戰中行桓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夫待楚既濟而戰是堅敵人以致死之心下令先濟有賞是教我軍以求生之計若此者其敗又豈待敗而知乎今夫將一國之衆裹糧坐甲而驅之戰者驅之死也人孰肯死卽平時有感恩效死之志及臨死而志變矣則惟法以制之利以誘之勢以劫之法之制制其死也故犯者必殺使萬有一免焉則法不足以制之矣古人行法雖親愛必斬以徇所以信法也利之誘誘其死也民貧則命輕命輕則舍生以趨利富則命

重命重則利不足以誘之矣古人知兵富不可戰嘗潛令燔其所有貧之而後可鼓之趨利以就死也勢之劫劫以死也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生路不絕則勢不足以劫之矣韓信出背水陣使人知必死然後肯致死以求生也由是論之兵有死志者必勝有生心者必敗此一定之理矣閩粵之民好亂吾嘗謂其必不能亂近山者倚山之巖穴近海者恃海之帆檣先辦退步後事搶攘故其民易以亂亦易以敗惟其有生路無死心也若今之爲亂者其將吏富樂已久其士卒室家可戀當發難之初倘能焚其巢穴棄其室

家悉衆以前無復後顧成敗猶未可知爾乃倚故土爲之根本頓兵險固之地算出萬全爲之將者有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計爲之兵者有進則受賞退則寧家之思退步在後豈尚有進心乎以此而守守必潰以此而戰戰必敗吾故曰有必敗之兵不待敗而知者此之謂也

田問文集卷第三

田問文集卷第四

書

與方素伯論周正書

聞釋疑一書已爲姑孰郡伯長梓計日可成嘗得全覽所示春王正月一書似專主蔡說力闢鄭孔改時改月之謬博稽詳攷詞達義暢足以折諸儒之辨而僕疑終不能釋也凡足下所說僕向者亦有此見但未能如此攷核耳觀近日諸儒闢九峰而并訾晦菴康侯者皆以左氏爲據愚謂因經而立傳以傳證經者是也足下引詩書以駁左氏之謬此亦本蔡氏之說蔡氏謂伊訓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爲太甲卽位之元年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爲正朔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惟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其後三祀奉嗣王歸亳亦在十二月則所重正朔可知矣秦誓惟十三年春春者建寅之月也武成惟一月亦寅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以十二月爲正朔故以寅月爲一月也蔡說如此夫商法固不可以證周周初之法亦豈可以證周治定後之法乎而今有說者謂商正建丑其十有二月乃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傳言湯崩踰年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於子月卽位者所以便丑月新君見諸侯朝

正旦也若云必踰年而卽位改元此春秋之義周制未可以律商也三祀之奉王歸亳亦以是月其義亦猶是也秦誓十有三年春此卽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武成惟一月壬辰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牧野其謂一月者孔氏以爲建子月也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一月丙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班固以三統曆推周之興師在殷十一月戊子夏十月也伶州鳩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析木亥之辰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越二日癸巳武王始發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

至則武成一月之爲夏十一月而周正審矣蔡氏以一月爲寅月果足據乎然吾猶怪周末受命遂不用商正也朱子以詩經皆用夏正觀豳風七月之詩夏正歷歷可攷蓋以后稷先公皆夏諸侯也解者謂篇中有就后稷先公時言者則以夏時如凡言月者是也有就當時言者則以周時如凡言日者是也蓋日月錯舉未嘗沒周時也小雅出車之詩小序謂文王奉王命以出師猶是商正則春日爲卯月草木亦已榮矣不得以爲季冬寅月也周頌臣工維暮之春若辰月則戒農功不已太晚乎來牟將受將者預計之詞於寅月之麥色已卜已

月之麥秋矣宣王六月之詩朱子引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六月正夏出兵言其急也周六月當夏四月猶是夏也小明之二月以爲丑月則日月方除日月方與義有難通然以二月爲卯月除字亦豈可通乎解者謂除舍舊而從新也子月中日南至矣此月則去南陸而北陸有更新之象焉與與堯典厥民隩同義詩未嘗作煖也謂日月正在季冬氣極寒民方隩處之時也且采蕭穫菽夏正九月十月之事而詩言歲暮非周正乎四月之詩序以爲大夫刺幽王而憂禍亂之作今誦其詩愁慘可見若就夏時言則夏秋冬三時如常無所可譏意必

時令乖錯寒暑反常故足憂也外紀載幽王九年六月
隕霜故有正月繁霜之詩此詩之作疑卽其時所謂正
月者正陽之月在夏爲四月在周爲六月徂暑者言自
卯月立夏至此月爲季夏暑氣空日盛一日矣蓋必因
不暑而始述其常也於何知之於次章秋日淒淒百卉
具腓知之周之秋則午未申月也正當極暑以長養萬
物而淒冷如此百草皆病蓋自六月徂暑而至於秋猶
不知暑則繁霜之爲災也過此爲冬宜漸寒矣而暑反
甚曰冬日烈烈以見陰陽之乖其序寒暑之失其常皆
亂亡之象也諸如此說雖未必於經義悉合然言之有

據足下固未有以折其喙也若足下引金滕秋大熟未
穫以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稱大熟周六七月皆秋也
今六月江楚食新穀吾鄉七月稻已登場豈有不知其
大熟者乎而猶未穫似與今無以異也引君牙若涉春
冰之喻以爲必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夫周雖建子
而寅月猶是春也月令寅月立春卽言東風解凍北方
立春一日卽不敢涉冰不俟凍真解也足下又以魯郊
啓蟄於正月卜郊爲疑按魯有兩郊正月卜郊冬至也
四月卜郊啓蟄也啓蟄周所賜也冬至僭也夫子曰魯
無冬至之郊原其始以譏之也田獵雖有四時之名古

人之稱謂亦不盡據宣王車攻之詩既曰駕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豈兩時兩事乎孔氏云田之禮惟狩最備故以爲獵之總名若春之獵爲蒐然比年簡徒亦名爲蒐三年大簡車徒名爲大蒐而凡有事於征伐者皆先蒐乘亦不盡拘時月也此皆不足深辨總之以左傳按之周正之改時改月斷然無可疑者足下以鄭漁仲郝仲輿之言謂左氏爲後人之書多所傳會此猶王介甫之以春秋爲斷爛朝報歐陽永叔之不信繫辭爲孔子作也豈其然乎左氏浮夸其言鬼神占卜夢兆之事多涉荒唐當亦本諸列國紀載非以臆撰至於本朝正朔

爲七百年遵行之鉅典寧可以妄言耶其最著者則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也足下謂春秋之法書異不書常若十一月爲正月日至其常也何必書攷諸經實未書也傳獨載之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經何嘗書以紀異乎又謂昭二十年日南至若以二月爲丑月丑月安得日南至乎杜註有之史失閏也攷春秋時之失閏者屢矣自文公閏三月傳曰非禮也杜註曰閏在僖公末年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蓋周十一月今九月也當建戌

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其後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註火伏在十月今西流是九月矣失閏故也由是觀之自襄公二十七年至昭公二十年凡二十四年其閏法錯亂不知凡幾故杜註以爲此日南至當在正月己丑朔也惟司歷不足信故經每於閏月不書魯閏月不告朔亦以是乎以日南至爲據則經書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紀異也彼梓慎日食之對火始昏見之對彰明較著又何疑乎是故改時改月周家一代之王制如此然在當時已有不盡遵者矣所謂三正

迭用者非謂天下通用也周封杞宋使得用其先世之禮樂故杞用夏正宋用商正亦祇於其本國用之至於朝覲會同有事於王國皆遵周朔也自東遷以後王室陵夷天子不頒正朔諸侯弁髦王制因私用夏正者有之晉是也攷之春秋經書僖五年春晉侯殺其太子申生傳稱四年冬十二月太子申生縊於新城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錯迕如此蓋經據魯曆而傳依晉史也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引童謠云丙之

晨龍尾伏晨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此在魯史爲十二月而晉固稱十月也至於襄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曆推之乃魯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也則晉之用夏正可知秦亦用夏正也韓原之戰傳敘秦伯及穆姬語當采諸秦之紀載則獲晉侯之月據晉史亦證以秦史也故太史公秦本紀與晉世家所載獲晉侯歸晉侯時月皆同戰國時呂不韋爲秦相書懸國門月令紀夏正也使非夏正久行於國中不韋敢

自朔始哉卽始皇改歲首不聞有行夏時之令其所由來者舊也至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爲嘉平則知其以丑月爲臘月久矣秦用夏正豈待有天下後哉若其正朔建亥稱元年冬十月不過因三代改正遷先一日以秦代周故以亥先子知亥純陰不可爲春卽以冬爲歲首彼秦之壞井田廢封建滅禮樂至於始皇焚書坑儒何所忌憚亦何難逆四時之序以冬先於春哉漢因其陋不變故賈生於文帝時汲汲欲改正朔至武帝中年始用夏正漢時君臣何怠視若此則亦以其時序無乖特以歲首爲異遵行旣久無所不便故因循也而蔡氏

引之以爲周不改時月之證疎矣吾意春秋時因有夏商二正不廢於是列國就其所便凡於王事遵周正於本國用二正者不獨杞宋亦不惟秦晉然也惟魯則斷然周正矣齊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則齊之不盡秉也可知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則晉之不知有周禮也可知夫正朔則周禮之大者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日食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以正月爲辭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不知六月卽四月亦習於周正者久也故梓慎於十八年火昏見詳言之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亦因魯人不

知五月之卽三月也魯君臣可謂尊周者矣聖人蓋見當時有不純遵周朔者故於魯史春正月而加以王正月若曰此一王之正朔也而敢不遵哉春正月魯史也春王正月者聖人之特筆也然而遵周朔則實有甚不便者蓋用周正則二至不在冬夏二分不在春秋故易曰至日閉關左傳曰土功日至而畢又曰日南至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其不言冬至夏至者言不順也言冬至則立春已半月言夏至則立秋已半月矣二分亦然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故左傳但謂之分所謂日過分

是也又謂之日中所謂馬日中而出口中而入是也蓋亦不便言春分秋分也且夏時分至與啓閉前後相距皆四十五日周正啓閉之後卽遇至分至分之距啓閉前十五日後七十五日多寡相懸民家不準以夏時亦何以順天時利民用哉聖人秉周正所以尊王以一諸侯也至於民間出處話言因其所便自不能禁卽聖門弟子欲以暮春浴沂風雩其爲暮春必辰月非寅月也張敷言謂筆之史冊者用時王正月之數至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仍以寅月起數此說是也而足下復引周禮云云僕平生不信周禮爲周公之書周禮二字見於

仲孫湫及韓宣子卽所爲易象與魯春秋及左氏稱諸典故者是也周公制禮作樂其禮樂具見於雅頌及禮書所載甚詳太史公謂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空作立政以便民卽今尚書周官立政二篇也豈別有書哉若如今所稱周禮則官不勝其冗政不勝其煩其病國以擾民也甚矣大雅之頌成王也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何有更張若是王安石黜春秋而信周禮所以亂宋之天下而至於亡也今足下不以左傳證經而以此書爲證得毋好古而有所蔽乎吾人凡有著書後人無不駁之理但須引據甚正原委甚清確然

自信雖難端四起皆有以應之則彼卽持其一端之見
終不足以勝我也足下以爲然乎否耶餘卷刻成幸更
一一示我如何

與方爾止論虞山說杜書

昨在雲從席間可謂縱談然弟意猶未盡也弟力斥虞
山之說杜詩兄不以爲然今請更悉陳之據其言中興
中字當作去聲因子美至行在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
中興年送鄭虔詩云百年垂死中興時二中字若作平
聲則不叶律因欲叶子美之律遂改從古中字之音弟
向在長干時曾與力辨繫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謂易作於上古聖人故稱文王以中古以興也殷有中
宗鄭氏云殷王大戊爲湯之玄孫商道寔衰大戊脩德
商以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唐亦有中宗以其承武
后之後再興唐室皆因先業中衰而後有中興之號今
作去聲是何義乎二宗亦可以去聲稱耶且子美中興
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有云側聽中興主
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
送靈州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諸將詩云
神靈漢代中興主動業汾陽異姓王此四中字亦空作
去聲耶又謂中酒中字空作平聲亦因唐人氣味如中

酒情懷似別人之句中字作去聲不叶乃抵中聖人之
說改爲平聲此尤不通中酒者爲酒所病如中風中寒
中暑之類皆偶中其筋絡穴道而成病也故云近來中
酒起常遲謂病酒不能起也中聖之中言酒清也非醉
也何事起遲乎若云近體無不叶律之法唐人多有不
叶者卽以子美言之官定後戲贈云老夫怕趨走率府
且逍遙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精禱旣不昧歡娛將謂
何重遊何氏詩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遊脩覺寺詩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逢唐興劉主簿詩江山且相
見戎馬未安居王闓州筵惜別詩良會不復久此生何

太勞送李卿擘詩露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宴胡侍御
書堂詩閣閣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獨坐詩江斂洲渚出
天虛風物清銅官渚守風詩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
此類不一不可枚舉皆中聯也至於起結全拗又無論
矣則中酒中字固不必作平聲中興中字又何必作去
聲耶或謂開句不妨則去蜀詩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
遊非對句耶五言有之七言空亦有之故是聲病寧以
病而妄改音義乎如夔州覆舟詩徒聞斬蛟劍無復繫
犀船本用牛渚然犀事改然字爲繫字以叶律豈非尤
病耶而今謂子美詩必無不穩無不叶不據正經而引

陸德明釋文作張仲反以曲徇子美一字之失因言子美於音訓甚核則試舉子美音訓之不核者言之凡詩中判字多作平聲與拚字同義另有判斷之判乃去聲也子美重遊何氏詩到此應常徇相留可判年本是平聲作去聲以叶律可乎至曲江對酒詩縱飲久判人共棄將赴成都草堂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又何以爲平也詩中應字作平聲與宐字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也子美峽州四十韻有云刺史諸侯貴郎官列星應用郎官上應列宿事本爲去聲而作平聲因欲叶韻遂繆其義可乎寄高彭州詩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難字本

諸奇令章作去聲以爲平聲押寒字可乎此皆病之大者虞山又何以回護焉至於玉盃避上文玉字改爲金盃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韻寺下春江淡不流複用春字皆小疵矣虞山尊杜詩謂不敢註至謂昔人言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不能讀杜詩此語猶不足盡何其尊之已甚耶謂杜詩字字皆有根據則今人詩用慣陳語苟逐字求之豈有無所根據者耶若謂其每飯不忘君國身羈荒徼心戀闕庭纏絲悱惻此亦臣子之大義騷人之本旨非絕無而僅有者也杜詩之佳在於格力氣韻迴絕諸家至其體物盡變造險入神幽奇屈曲

之境瑣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載而下讀之如當其時如見其事故其詩千載猶新區區典故之詳核音調之悲壯豈足爲公稱卽聲病又豈足爲公諱哉公皆從苦吟而得者若虞山生長華貴沉溺於柔曼靡麗之場又學豐才裕每一屬思應手敏給不知有苦吟一路至於子美之時地情事生平所未嘗歷胷中無此種境界自無此種情思決不能作此等語亦豈能知此等詩之妙哉其所知者典故與音調而已近日腹笥之富討論之精莫如虞山其說杜詩多所攷證少事解釋然吾謂其攷證亦有傳會者如言秋興蓬萊一章是

公獻賦蓬萊宮時事是也若瑤池紫氣二句自是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人主惟求長生好神仙緊接承露金莖一語耳必以王母指貴妃謂曾爲女道士以函關句謂指老子降形田同秀獻靈寶符事以譏玄宗之荒淫失政毋乃鑿乎吾謂此皆稱承平盛事追思宮闕之壯威儀之肅而自慶於肅宗時以拾遺扈蹕曾沾青瑣之班於其上也恐無譏刺之意昆吾御宿章謂記與岑參遊漢陂之事仙侶同舟指參兄弟亦似未然按漢陂行其遊值風浪雷雨僅得泛舟而天暝月出與此詩情景迥異公遊漢陂非一度與鄠縣源少府宴漢陂詩云應爲

西陂好則羨陂即西陂也其西陂泛舟詩云青蛾皓齒
 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
 錦纜牽豈非佳人拾翠仙侶同舟之左證乎不指此而
 指彼何也其所自矜矧獲則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
 盃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荅胡王萬匹羅一章也
 按勃律堅昆皆西方絕遠之國國初以來朝貢不絕自
 吐蕃之亂貢使不通因蕃賊總退追憶昔時二國貢物
 之盛朝廷賞賜之隆庶可再見之今日所以志喜也詩
 意似止如此今因一寶字起論而引西域記四主之說
 為證不過自夸其博耳詩果有是意乎異國之書作者

容有未見何取窮搜為添蛇足諸說亦據兄所稱聊以
 相難弟實未見其書聞箋註已行必當確而有據終不
 以一瑕疑其全瑜也惟兄更有以教之如何

已酉秋困阨皖上爾止自白門來日與辨難聊以解
 憂因作此書書甫成而爾止病未幾返棹遂死此書
 亦竟未見悲夫惠子既死莊生
 無其質矣見之益增老友之慟

與徐公肅司成書

別後因人為汴梁之遊涉滹沱過漳河一路懷古多有
 吟詠無由錄呈座右一悉旅情弟老矣念與諸君子尊
 酒論文不知後會更在何日也向與閣下聚首於令母
 舅寧人寓齋寧人極詆陽明之學又出吳江一老生所

寄罵陽明書比之毒藥猛獸徧示坐客弟見其方寸敗
紙耳字畫怪誕文理惡劣皆陳羹餽飯語不惟未嘗見
陽明書并未嘗讀程朱書者不知寧人何以欣然夸示
人也弟見寧人罵興甚勇如此固陋尚欲引之爲助其
所以惡陽明者至矣故默不與辨酒間問曰顧涇陽何
如曰正學也弟曰余觀其解學庸亦頗采陽明語何也
寧人大哈以爲妄問弟見諸何書弟偶失記無以應益
大噓久之曰君元來於此事甚淺閣下爾時亦主寧人
之說以涇陽淡闢陽明者也猶記之乎弟比大慚非慚
其學之淺慚其以爲妄也既抵家搜諸敝篋得之蓋顧

先生小心齋劄記也印命兒子鈔彙奉寄託爲轉致寧
人以謝此慚頃再至汴梁則孫徵君重刻聖學宗傳所
謂小心齋劄記儼然載於其後書行想閣下與寧人皆
得見故不更寄所錄也徵君學陽明之學弟不敢知但
涇陽先生采陽明語一一可按弟固非妄言也寧人學
問淹博弟不能窺其萬一但似詳於事而疎於理精於
史而忽於經經如春秋說不謂不精要亦史類也弟嘗
與論易闢象數而主義理謂程傳朱義外不空更有見
解不省程傳但言義理朱子兼通象數本義之外復有
啓蒙故曰程演周經邵傳義盡則寧人於程朱之異尚

未深悉弟故以爲於經忽也至於稽古之勤攷證之核
近世罕有其匹意其目力所到應無遺編而顧先生小
心齋劄記獨未之見又可怪也抑弟更有請焉陽明宗
象山象山與考亭異者吳幼清以爲一主尊德性一主
道問學也聖人之學具是二者今謂主其一豈卽廢其
一耶亦其所從入不同耳讀書而有悟與悟後之讀書
何以異哉若寧人不喜人言性與天道專以多聞多見
好古敏求爲聖人之爲學則自不信有悟之一路也豈
其然乎幸轉致鄙私期更有以教我

與佺亭禪師論莊子書

承示漆園指通屬序於弟伏讀之竊有請焉師以莊子
開宗門之先應踞祖位尊其書爲之拈提偈頌等之宗
門語錄弟未敢以爲然夫莊子固老子之徒也天界浪
杖人以莊子爲孔子之孤而託諸老子作託孤說甚奇
此巧於發明孔子而借莊子爲孤以傳孔子之真者也
而師以此說空就祖道未入中國時言自教外別傳以
後莊子明爲宗門之一枝勿出其肯承嗣柱下哉夫莊
子言道德而訾仁義毀禮樂其言必稱老子莊子之爲
老子嗣久矣然其意中所尊服者則惟一孔子其言之
涉於侮慢者此訶佛罵祖之智也嘗以己說託爲孔子

而稱之者以爲孔子必當有是說也而又假託老子教孔子之說以爲孔老相見時應作如是說也一正一反抑之揚之以逼出孔子設教之所以然若認作實語便是癡人前說夢矣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語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故仁義禮樂皆道之可見者所爲器也孔子之言不遺器以爲道不離下以爲上然聽者不察或得其下而昧其上莊子以爲不盡埽其下則上不可得而見也蓋以教夫受教者趨而愈下之弊所以爲孔子救也其稱孔子之語老聃惟是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而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莊子於仁義禮樂詩書之術極力排擊其大旨要不出此數語亦豈有甚戾於孔子之教哉孔子於子夏禮後一語而深賞之特不欲盡言之耳莊子之源流實自子夏子夏知其後而篤信謹守不敢略其後焉蓋以非是後者無以治世也此儒者之學也莊子欲盡捐之蓋知當世之必不可以仁義禮樂治也世不可治而習其說者徒以繁文長僞而聖人之道不復見矣固不如託諸老子爲天下無所可用之人而徒存其大言使萬世而下庶幾

猶見聖人之道杖人以為託孤於老子豈不然乎弟以
釋自釋儒自儒莊子指無不通而師以為獨通宗門謂
之為釋家教外別傳固不如杖人謂之為儒家教外別
傳為較近耳何則釋氏所言皆出世法也若莊子固有
用世之志有用世之學惟世不可用而始託為無用之
言以藏其身者也觀其內七篇語語精於涉世亦妙能
用世者至於外篇有曰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又
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諸如此說
莊子豈不能用世者乎莊子之用以自然為宗感而後
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其學一本諸易司馬談曰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因時為業因物與合因固易之道
也故吾著易學之後繼之以莊詰誠以莊子淺有得於
吾易之學與師以為宗門之一枝固有間矣所見各異
故不敢為序見異而序其書是違心之論也任己見而
反師說又失師見委之旨敬述鄙說質諸侍者以各成
其是而已

田間文集卷第四